

台灣社會學刊 第 26 期
2001 年 12 月 頁 105-162

研究論文

台灣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

傅仰止*

致謝：

本文資料分別取自「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原住民專題調查、「都市原住民的家鄉聯繫」、「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等研究計畫。第一項調查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集體計畫，由該所研究員伊慶春（兼主持人）、章英華、傅仰止、瞿海源、蕭新煌等教授參與。原住民專題調查於 2000 年 7 月至 9 月間委託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執行，抽樣策略由簡文吟提議及規劃，並負責監督調查業務。第二項計畫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資助，蔡明哲教授主持。第三項計畫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89-2412-H-001-008），由本文作者主持，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文中採用之統計分析策略參考蔡淑鈴教授之建議，所引歷史文獻與深度訪談資料由張世佩負責收集整理、部份族群位階文獻由張正衡協助收集。初稿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文化組與「東台灣研究會」合辦之專題演講（2001 年 4 月 19 日）中發表，修訂稿參照與會之民族所同仁及東台灣研究會會員所提供之意見修改；完稿再依據本刊兩位匿名評審之審查意見，以及本刊編輯委員會之綜合意見修訂，並由黃于玲潤飾全文結構及用詞，謹此一併致謝。對本文之評論或意見請惠寄 fuyc@sinica.edu.tw。

* 傅仰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收稿日期 2001/6/11 · 接受刊登 2001/10/30

中文摘要

東台灣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與族群人口組合－漢人大量移入的時機比西部晚了兩百多年，原住民在東部所佔人口比例也明顯高於其他區域。近年研究顯示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意象與態度明顯偏向負面，在社會距離和政策立場上也趨向不友善。本文從弱勢族群立場著手，探索東台灣原住民如何看待原漢關係，對自己族群又抱持什麼意象、作何評價。實證分析資料除了零星的深度訪談記錄外，主要取自 2000 年「社會意向電話調查」中的原住民專題調查。由於這筆原住民樣本（N=810）具高度代表性，分析結果足以推論到台灣原住民母體。依據多項分析結果，東部原住民（佔樣本 43.3%）在勤惰意象和社會距離上對我群的偏好，明顯不如對他群的偏好；和世居西部（佔 39.4%）或移居西部（佔 17.2%）的原住民比起來，東部原住民也比較不贊成「社會不公平」是原住民社經困境的主因、不那麼強烈支持「原住民應該受到政府特別照顧」這項優惠原則。這些東部效應，均獨立於人口特徵、社經地位、族別與居住背景、族群接觸等因素。東部原住民似乎接受當地漢人所界定的族群位階意識，以相當近似的態度立場來看我群和他群。在漢人強勢族群主導原漢位階情境的東台灣，原住民受制於這種集體情境界定；在歷史發展與族群人口組合背景下，原住民不免也有著結構近似漢人觀點的原漢位階意識。

關鍵詞：族群位階、原漢關係、弱勢族群、台灣原住民、東台灣

一、前言

台灣東部的發展與族群人口組合相當特殊。東台灣的發展大致比西部晚了兩百多年才開始，漢人大量移入的時機也晚得多。直到日據初期（十九世紀末），後山居民仍以原住民佔絕大多數，漢人人口不到十分之一（孟祥瀚 1988：139；蕭明治 1998：184）。這項比例隨著漢人陸續移入而逐漸成長，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已超過百分之七十。從此以後，原住民在東台灣雖然從絕大多數變成少數民族，所佔人口比例還是一直維持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衡諸整個台灣社會不到百分之二的原住民人口比例，原住民在東部人口結構中的地位顯得特別突出。

在此特殊的歷史發展與人口組成的台灣東部，原漢族群之間的政治經濟資源如何分配？不同族群文化交會過程中如何互相調適？不同族群成員之間如何互動？又如何自視自處？在成為研究東台灣地方發展與族群關係的重要議題。近年研究開始注意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族群偏見和不友善態度，可是對東部原住民眼中的原漢關係有何特色，卻很少著墨。本文即試圖彌補這個研究領域中的重大缺口，以求更完整地呈顯原漢雙方眼中的族群位階。

依據近年研究結果，一般的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意象與態度明顯偏向負面。跟西部漢人比起來，東部漢人特別認為原住民不勤勞、原住民的語言不優美；依據東部漢人的判斷，原住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未必特別低落、原住民也沒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東部漢人特別不願意自己的下一代和原住民通婚，也最反對政府給原住民特別的照顧（傅仰止 1994a, 1996, 2001）。東部漢人對原住民如此不同情、甚至特別懷有敵意，透露出東台灣族群關係的重要社會心理現象。這種現象反映著特殊區域內的強勢族群如何看待弱勢族群，是探討族群關係的重要一面，也是族群研究經

常探討的議題。族群關係的另一面—弱勢族群如何看待雙方關係，對自己的弱勢立場又有何反應？同樣是了解族群關係不可或缺的一環，卻相對地缺乏實證研究。台灣原住民如何看待原漢關係？對自己族群又抱持什麼意象？作何評價？這些問題難從既有研究得到全盤了解。在東部特殊的族群組成情境下，原住民對原漢關係抱持何種態度，更需有系統地加以探討。

本研究以此為出發點，探討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原住民對漢人族群和對原住民族群懷有不同的集體意象，也表現出不同的社會距離。這種對「他群」和「我群」集體意象和社會距離之間的差距，可以視為對兩族群所處位階的主觀認知與感受。本文以這項族群位階意識為探討主題，並兼論原住民對社會不公的判斷、對族群優惠政策的立場，從這種判斷和立場來凸顯東部原住民對原漢族群位階之體認。研究主旨，在於檢視東部原住民對原漢族群的意象和情感，以及對原住民處境的主觀評價，如何反映出東部原漢族群位階的區域特色；這項區域特色，又如何獨立於相關的基本人口特徵、個人成長背景、社經地位、族群接觸型態之外，發揮顯著效應。相關論述的理論依據，主要源自族群研究文獻中有關「族群位階」的概念及成果。所分析的主要實證資料，採自最近一項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台灣原住民電訪樣本，並以相關之深度訪談資料為輔，分析重點在比較並推論東部原住民和其他地區原住民之間的差異。全文的理論概念和實證分析，都以東台灣的歷史發展和族群組合作為論述背景。

二、東台灣原漢關係的歷史背景

東台灣原漢族群關係的發展有其特殊歷史脈絡。回顧歷史文獻，漢

人在拓墾東台灣之初，很早就感受到原住民的強大勢力，而對原住民懷著敵意與偏見。依文獻上記載的「漢番衝突」，不難理解這種原漢族群情結。當大批移民由中國大陸沿海蜂湧到台灣西部平原「築房舍、闢良田、建城邑」之際，東部仍是個「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的「蠻荒之地」（伊能嘉矩 1991：169）。清廷對台灣原住民原本採取恩威並施的安撫措施，對於後山則行隔離政策，禁止民番越界，因而使得漢人移往東台灣的時機比西部晚了兩百多年。東部「拓墾」初期的任務多由開路的士兵擔任。開路清兵除了和「番兵」衝突而戰亡，也多死於惡劣的氣候及自然條件。一直到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才積極開路讓前後山得以通行，在「開山撫番」之外，同時也求鞏固國防，以杜絕各國對後山的覬覦（孟祥瀚 1991；盛清沂 1979；胡傳 1993；劉克襄譯著 1992；伊能嘉矩 1991）。

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東部漢人，對原住民可以說是既畏懼又鄙視。由於拓墾之初的東台灣氣候溼熱，不但古木參天，還密佈著雜亂的爬藤類植物，容易產生為害人體的「瘴癟之氣」。加上「山區土著神出鬼沒」，漢人常處於敵暗我明的困境。先後天環境惡劣如此，對漢人造成極大心理壓力；加上沒有官府援助，除了以商業利益為要務的商人（多半是通事）之外，多半只能吸引那些在前山難以立足的漢人前往探險。部份漢人或因犯罪欠債，或因在械鬥中落敗，被迫流亡到後山；其他由地方富豪所招募的後山開墾隊，也多半由地方的流民組成，一般農民很少冒著危險前往（張永楨 1986：111 引文；孟祥瀚 1988；胡傳 1993）。這些漢人流民往後山遷移初期，所面臨的是個對他們危機重重的「化外之地」。他們的處境與心情，可以從以下敘述窺知一二：

早年來（東部）開墾的人並非抵達一處世外桃源，而是面對一

個幾乎與世隔絕、處處充滿死亡與危機的地方…彷彿被關在那裡…（那裡）沒有成功和希望，相對的也少有腐敗、貪婪的機會。最不得意的人才來此尋一塊安身立命的所在…。種族繁雜下，衝突則更加直接。這一回，漢人在數量上也非絕對居於優勢。由於清廷有鞭長莫及之問題，移民往往飽嘗土著欺凌，朝夕渴望保護（劉克襄 1992：7-8）。

由於漢人移民的人數遠比原住民少，原來在前山的強勢族群地位便成了弱勢。這些漢人面臨「生番」的威脅，經常活在恐懼中。從當時西方人在台灣東部探險的見聞錄中（劉克襄譯著 1992），可以清楚看出當地的漢人聚落隨時處於備戰狀態，對外來的任何陌生群體都充滿疑慮與敵意。在這些西方人看來，漢人似乎十分害怕土著。漢人移民對原住民「既害怕又瞧不起」的心態，清楚反映在若干文獻記載（劉克襄譯著 1992：29）。

漢人（甚至平埔族）雖然急於和「土番」劃清界線，原住民的若干能力卻也讓前者自嘆不如。例如清廷軍隊樂意雇用當地的「番勇」，因為「番人能耐苦，捷足而走疾，上下山嶺如飛，不畏風雨，而每月工食銀只四元，值錢，爭僱以充營伍，沒其餘餉，有事則以番勇任之，出入營勇無禁阻」（張永楨 1986：193 引文）。比起「番勇」，漢人屯軍更要相形失色。在這片天然環境險惡的後山，雙方的優劣形勢不但讓漢人心生畏戒，看在「番勇」眼中，也不免要藉機挫挫漢人銳氣。下列引文再次道出東部這項特殊族群位階的歷史淵源：

番知屯軍疲弱無能為，與人言常有驕色；見吸鴉片者尤誹笑
而鄙之，以手撫其刀、指其人，揶揄而去，若以其血不足污

我刀者。而通事復唆播其間，動輒以番情不便相恐喝。民畏番，兵亦畏番，則官亦不能不以畏，亦不能不為通事所愚弄矣。

後山之事勢如此（張永楨 1986：193-194 引文）。

在當時的漢人移民或屯軍眼裡，東部原住民的勢力的確是他們求生存的一大威脅。這種威脅，正是漢人在台灣西部不大可能遇見的經歷。在後山喪失強勢地位，使漢人深切感受到原住民人多勢眾所帶來的威脅，令他們感到害怕；主客觀環境使得雙方互動關係成為「惡性競爭，進而武力相向」（蕭明治 1998：183-184）。身處這種衝突和威脅下，加上我族中心主義和族群偏見，讓東部漢人對原住民普遍懷有敵意。

因此，本文所論述的東台灣原漢位階意識，未嘗不可以看作是歷史上「漢番衝突」的殘留「情結」。百年前原住民佔東部人口絕大多數，對漢人移民明顯產生威脅；可是原住民在整個台灣社會中的族群位階久居弱勢，還是難免受到漢人移民輕視。這段歷史所呈現出來的族群位階，應該是探究當代東部原漢族群關係時，值得考慮的背景因素之一。

百年前的東部原住民帶給漢人拓墾者莫大壓力。本文揭示雙方在歷史上的衝突：漢人在東部惡劣的天然環境中，對當地原住民既瞧不起，又相當畏懼；所謂「民畏番，兵亦畏番，則官亦不能不以畏」這種形勢，似乎正是當時漢人所常有的一種「原住民情結」。這一類歷史因素對了解東台灣原漢關係的相關背景有什麼助益？漢人「受威脅」這種族群互動的社會心理機制，又如何呼應著文獻中所強調的族群人口組合等結構因素，在分析現代東台灣原漢關係時另有啓示？二十世紀末的台灣原住民雖然在人口比例和社經地位上都明顯居於弱勢，東部的原住民人口比例還是明顯高於西部。上述歷史上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情結，有沒有可能沿襲至今，或者至少影響到後來漢人對原住民的觀感？這些議題，似乎值得在研究東部原漢位階意識時，一併思索。

三、族群位階意識與特殊族群組合

不同族群之間的相對位階，可以從客觀指標和主觀感受來加以衡量推論。客觀指標固然清楚展現出不同族群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優先排序，卻不容易揭露族群間彼此互動的機制。主觀意識所蘊涵的族群位階，則藉著群體意象和情感等社會心理要素，容易和結構性的客觀指標互相補足，顯示出各族群在社會上的相對地位（Stephan et al. 1993; Snyder 1981）。本研究所探討的原漢族群位階，便是源自這種主觀意識的概念。

（一）族群位階概念

「族群位階」概念在歐洲近年來的族群與移民研究中運用廣泛。例如荷蘭的青少年不只對一般「外族」保持著顯著距離，對不同的外族之間，通常也能夠區辨出高低不同的族群位階。這種族群位階（ethnic hierarchy 或 ethnic stratification），可以看成是特定族群對不同外族所持有的共享情感（Hagendoorn and Hraba 1987; Kleipenning and Hagendoorn 1991）。如此共享情感所建構出來的族群位階，密切呼應 Blumer (1958) 的「群體位階意識」（sense of group position）概念－集合個人層次的形象互動，表達在族群對族群的集體層面上。如此結合，可以將客觀的結構制度，展露在集體主觀界定的持續過程中，由族群成員的共同界定來了解結構層面的實質內涵（傅仰止 1994a：145-146; Blumer and Duster 1980; Lyman 1984; Bobo 1999; Bobo and Hutchings 1996）。

主觀的族群位階，通常透過族群意象和社會距離兩項概念來呈現。族群意象可以簡化族群之間的認知，一方面有助於快速區辨我群和他群，用來合理化對他群的行為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族群間的資訊傳遞產生

偏頗，導致偏見。我群成員根據對他群的既有意象，無形中將他群依序排列；再將我群意象的自我評價加入一併比較，則形塑出代表社會上各族群的整體位階形象（Hagendoorn 1993：27-33）。這種族群意象通常依循多重準繩來評價，包括各族群的政治資源、經濟地位、語言文化、民族性格等。例如以台灣各主要族群對彼此的意象來區分，可以歸納出「原住民的政經地位最低」、「客家人最勤勞」等共識（傅仰止 1995）。

族群位階的社會心理基礎，可以另外從社會距離的概念來顯示。社會距離的遠近和族群意象的正負密切相關，本身蘊涵著族群偏見或歧視的微妙成分，也似乎在主觀意識上對各族的位階高低作出明顯的排列（Hraba et al. 1989:65-67; Hagendoorn 1993）。依一般強勢族群的立場，社會距離最遠的族群，通常在族群意象中最為負面，也是處於族群位階底層者。這種傾向在族群研究中不乏先例，尤其是對處於極端弱勢的少數族群更為明顯。以台灣各主要族群為例，處於弱勢位階的原住民和客家人，在他群眼中通常也是社會距離最遠者。因此，社會距離和族群意象互相輝映，傳達出族群之間的主觀位階如何排列。

（二）他群與我群

主觀族群位階意識的內涵，涉及「主體族群」（評價者）和「目標族群」（受評價者）雙方。因此，研究族群位階意識時，可以探索主體族群對「他群」和「我群」的評價，也可以分析目標族群所受到「他群」和「我群」的評價。「我群」和「他群」的區分，在社會學論述中有其重要意義。依 Sumner (1921:294) 的原始區分，「我群」（we-group 或 in-group）和「他群」（they-group 或 out-group 或 others-group）之間可以說是涇渭分明：「我群成員之間的關係平和、有秩序、有規律、有法治等；而跟他群的關係則是戰鬥、掠奪，除非彼此有協議，才可能維持

平和」。

如此推論固然略嫌誇張，卻凸顯出群體之間兩項基本原則：第一，一般人對我群的評價較高，對我群成員比較友善、親近，也就是「我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原則。¹第二，對他群成員的看法，容易趨向同質，將他群成員當成同一夥人，很難顧及其中的個人差異，也就是「他群同質化」（out-group homogeneity）原則。第一項原則在族群位階意識的研究中得以清楚展現—「我群對我群」的評價，通常比「我群對他群」的評價來得高，也比「他群對我群」的評價高；同理，跟他群成員之間的社會距離，也比跟我群成員之間的社會距離來得大。第二項原則表現在族群意象的評價中，則容易顯示一般人對他群不熟悉，認知結構比較單純，所以他群意象比較固定，沒有什麼變化，也就是比較「刻板」。相對的，對我群的內部成員熟悉得多，我群意象的變異性也就比較高（傅仰止 1995；Linville et al. 1986:167-170, 201-205; Hamilton and Trolier 1986:130-131; Oakes et al. 1994:161-173; Smith 1991; Bobo and Kluegel 1991）。

上述從我群觀點和他群觀點來探討族群位階的「我群偏好」原則，又可能受到特定族群本身在客觀條件上的強勢或弱勢位階影響，而有所變化，甚至出現例外。這種特殊的反應，在弱勢族群成員當中尤其明顯。弱勢族群成員容易體會到社會上對自己族群的負面刻板印象。這些成員只要透過各個層面的社會參與，就會發覺社會上一般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代表的族群。他群（尤其是強勢族群）成員對我群的認知與特定意象，對這些弱勢族群成員而言相當值得注意，也具有重要意涵。社會上對我群的族群意象，會左右成員在社會各個角落的各種機會，對於成員在各種族群互動情境中會受到什麼回應，也有決定性的影響（Lieberson 1982:

¹ 這項原則也可以翻譯成「內團體偏私」（李美枝 1993）。

48-49; van den Berghe 1967）。因此，弱勢族群成員對這種族群意象相當關心，也常跟親朋好友談論這些刻板印象。

弱勢族群對我群的看法，也因此可能表現得較為極端。一個極端是容易透過社會化或社會壓力，傾向於和強勢族群共享對自己族群的意象。也就是弱勢族群成員以強勢族群作為參考團體，有意無意地接納、內化有關弱勢族群的負面意象，甚至進而自艾自怨。另一個極端則是對我群的弱勢地位有所反彈，特意抗拒強勢族群所加諸於己的負面意象；也就是針對弱勢地位激發極端的自尊，對我群的意象有異常偏高的評價。至於對強勢族群的偏見，「要不就是極淺，要不就是極深」（Allport 1979: 37-39,155; Hagendoorn 1993:47；傅仰止 1995）。類似這種弱勢族群的族群階意識，在近年研究中開始受到重視；研究焦點也從一般對族群階的意識和對偏見的感受，擴展到不同層次的分析。例如若干研究發現，許多弱勢族群成員感受到我群在社會上普遍受到偏見與歧視，卻不容易判定個人是否親身受到歧視，甚至對類似的歧視經驗加以忽略或否認（Sigelman and Welch 1991; Ruggiero 1999）。在不同的極端之間，弱勢族群成員如何隨著個人或環境因素而有不同反應，正是值得深究的一個大方向。本研究比較台灣東部原住民和其他地區原住民之間的差異，便是依這個研究方向，探索原住民我群內部的變異。

（三）特殊人口組合的族群互動效應

如前述，台灣東部的族群人口比例相當特殊，成為研究當地原漢關係的一項重要結構背景。以花蓮縣為例，原住民戶籍人口在 1915 年時佔全縣的一半左右，到了 1955 年以後降為四分之一。隨後一直到二十世紀末，這項人口比例都相當穩定。台東縣的原住民人口比例更高，在 1915 年時佔了全縣的 81.2%。雖然到二十世紀中葉降到一半以下，從 1960 年

到2000年間，也還是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三十上下（圖1，參見附表1）。從這些人口比例及其演變趨勢來看，早期的後山（尤其是台東縣）的確是漢人人跡罕至的邊疆。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末，原住民人口在東台灣仍然相當可觀，顯然是不可忽視的「少數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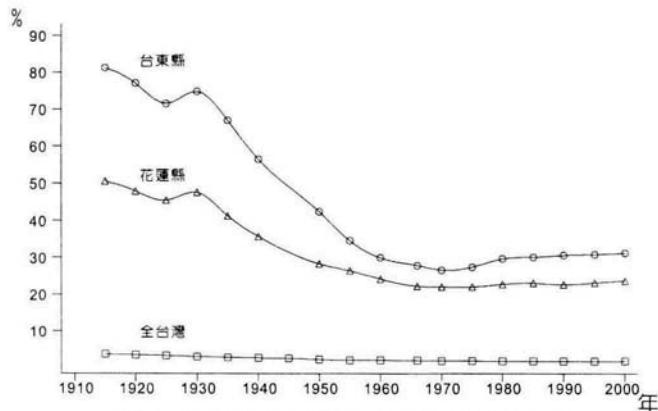


圖1 原住民人口比例演變趨勢（1915-2000）

任何團體或社會中存在為數可觀的少數群體或弱勢族群，都可能影響到強勢和弱勢之間的生態。在族群研究的經典文獻中，對這種弱勢族群人口佔了「顯著比例」的團體或地區特別注意。由於這些弱勢族群所佔比例顯著，強勢族群無法一味漠視其存在，甚至必須特別注意。弱勢人口所佔比例愈高，通常也表示所帶給強勢族群的威脅愈大。即使實際上這種威脅未必發生作用，強勢族群主觀認定上的「受到威脅」感受，通常已足夠孕育或加深對特定弱勢族群的偏見（Blalock 1967,1982:55; Allport 1979:227; Banton 1994:11）。這種從顯著弱勢族群所帶來的威

脅，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或者經濟狀況不佳的區域，通常會引起強勢族群更尖銳的感受（Quillian 1995:590; 1996:821-822）。

在這種特殊族群組合下，強勢族群所感受到的威脅愈明顯，對弱勢族群的偏見愈深，行為態度上也愈不友善。依上述族群位階論述，強勢族群受制於如此特殊情境，體會到「弱勢」族群的勢力其實不小，有可能威脅到自己群體的利益，以及在社會上既有的強勢位階。這種集體建構的社會心理過程，造成對特定的目標弱勢族群普遍懷有敵意。換言之，族群偏見或歧視並不是個人與個人互動後的產物，而是族群與族群之間在集體層次上的互動所形成（Bobo 1999; Bobo and Hutchings 1996）。因此，在弱勢族群所佔比例明顯超過在整體社會所佔比例的地區，強勢族群對該特定的弱勢族群普遍不友善。例如相對於美國其他區域的白人而言，南部白人對黑人特別不容忍，這種區域效應獨立於個人特徵及其他背景因素，相當獨特（Tuch 1987; Firebaugh and Davis 1988; Bobo and Kluegel 1993）。

在原住民佔當地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東台灣，漢人對原住民的態度也明顯偏向負面。依據對原住民社經困境所作的歸因解釋，東部漢人顯然有其獨特的立場：他們明白表示這種困境的主要肇因，並不是社會對原住民不公平，而是原住民自己不努力（傅仰止 1994a, 1994b, 1994c）。跟其他地區的漢人比起來，東部漢人（尤其是男性）眼裡的原住民比較懶惰，原住民的語言相對地「粗俗」（傅仰止 1996）。整體而言，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明顯地久居劣勢，在漢人眼中的地位也偏低落（李亦園 1984；李亦園等 1983；瞿海源 1983；許木柱 1991）。但是東部漢人的一般社經地位不及整個台灣社會的水準，例如東部漢人受過大專教育的人口比例不到後者的三分之二、平均家庭收入偏低、從事農林漁牧等初級行業的比例也幾乎是全台灣相同行業比例的三倍，都顯示漢人的

客觀社經地位未必佔絕對優勢。東部漢人對原住民地位的認知和立場也相對地更加特殊：他們所理解的原住民社經地位，不像其他地區的漢人所想的那麼低微；尤其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和「生活富裕或貧窮的程度」這兩項上，都認為原住民其實不那麼弱勢，對「原住民應該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這種弱勢族群的優惠政策，則比其他漢人更加反對（傅仰止 1994a：158-162，1996：159，2001）。

依據國外近年研究，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抱持負面立場，的確是跟「弱勢族群的人口比例明顯偏高」和「年代或區域內的經濟狀況不佳」這兩項結構因素息息相關（Quillian 1995, 1996）。台灣東部的這兩項結構背景，似乎也相當容易引起原漢之間的緊張關係。弱勢族群人口比例偏高會讓強勢族群感到受威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數和人口比例是政治動員和經濟活動的基本要素。台東縣的原住民佔了將近三分之一，在地方的政治動員力量自然不可忽略。加上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有保障原住民的制度設計，原住民的地方政治力量相當可觀，例如縣議員有四成以上是原住民；而縣長由具有原住民血統的人擔任，也已經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事實。²在經濟層面上，東部的工商業機會遠不如西部，居民的一般社經地位也明顯不如西部居民。³綜合政治經濟層面上的結構背景來

² 指卑南族的陳建年先生，於 1993 年當選為首位具有原住民血統的台東縣縣長，也是全台灣第一位原住民縣市長（參閱 <http://www.taitung.gov.tw/taitung/best-10.htm>，查閱日期：2001 年 5 月 31 日）。

³ 不論依據人口普查資料或大型抽樣調查結果，花東兩縣居民的平均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都低於其他地區居民。例如 1990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15 歲以上人口當中受過大專教育的比例，在台灣地區佔 15.8%，可是在花蓮縣只佔 10.5%，在台東縣佔 8.0%（行政院戶口普查處編印 1992a:288；1992b:54, 69）。再根據 1990 年代的台鵝社會意向調查結果，東部居民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明顯低於其他地區。這些區域間的差異，在控制其他人口特徵後依舊顯著（傅仰止 1994a：表 2；1996：附表 1），也就是東部居民社經地位低落，並不是由於特殊的人口組成所造成。

檢視，或可理解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敵意。

但是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偏見與敵意，只顯示出這種特殊族群關係的一面。為了要更充分了解東台灣的原漢關係，必須從原住民這一面著手，探究弱勢族群在如此特殊的族群環境下如何看待自己族群，對我群的社經困境持有何種特殊認知，對原住民優惠政策又抱持什麼立場？

既有文獻中早已探究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族群意象或位階意識，並提出重要發現。例如根據單一地區的密集研究發現，不論在東部或其他山地鄉的原住民居民當中，雖然對我群有相當優越感，卻也在現實族群環境下難免感受到原住民所處的劣勢，甚至懷有「相當重的自卑感」，或者對我群抱持「強烈的認同污名感」（蕭新煌 1971：28-30；許木柱 1987：116；謝世忠 1987：32-37）。不論是阿美族或泰雅族，都對我群有著相當正面的族群意象，例如誠實、友善等（在這些特質上對漢人的意象則相對地負面）；但是在若干特質上（尤其是跟現實社會中的成就直接相關的特質，例如懶惰等），阿美族對我群的意象，則稍微偏向不如對他群（漢人）的意象（Hsu 1991:70-77；許木柱 1989）。這些研究的重點不在比較區域間的差距，但還是可以看出在東台灣或較為封閉的山地鄉中，原住民對我群的族群意象或許可以保持正面，卻難免有所保留。衡諸前述理論背景，這種區域之間的差異，值得依據更大範圍的比較研究來加以驗證。

再綜合不同地區有關阿美族學童的研究後，發現花蓮市的阿美族學童（東部）比台北市的阿美族學童對漢人的意象來得正面；可是花蓮阿美族對我群的族群意象，卻又低於台北阿美族的我群意象。其間的差距在研究中雖然未予以直接詳細評比，但是就原始數字兩相比較（陳麗華、劉美慧 1999：200；陳麗華 1999：436），可以看出東部原住民跟東部漢人近似，對原漢間的族群位階意識差距特別大，也就是東部原住民對原

漢之間有比較清楚的位階區分。這種區分，初步透露出東部原住民持有特殊的原漢位階意識。

依據上述族群關係的經典研究，弱勢族群成員從社會各層面體認到我群所處位階，有可能將外界加諸於我群的刻板印象予以內化，隨著強勢族群的觀點和意象來看自己的族群，或者特意抗拒這種刻板印象。東部原住民所處的族群關係氛圍如此不利於我群的位階意識，會受到東部漢人族群位階意識多大的影響？換言之，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負面意象與態度，會不會滲透到東部原住民的位階意識裡？本文探究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將基於這種外在結構條件以及社會心理氛圍，藉著族群間的相對位階來了解東台灣的特殊族群環境。

四、資料與方法

本文實證資料主要取自「社會意向電話調查」中的原住民專題調查結果，另有其他訪問資料摘自「都市原住民的家鄉聯繫」與「都市原住民史篇」研究計畫之部分訪問成果。⁴由於調查資料是從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樣本訪問得來，所以分析結果可以推論到不同區域原住民之間的差異。深度訪談的對象是從都市返回東部原居家鄉的原住民，這幾位受訪者不具代表性，所談有關原漢族群接觸的經驗及心得，將作為調查分析的佐證。原住民專題調查資料之收集及分析過程較為繁雜，下文分別依抽樣方法、樣本代表性、主要變項之操作化分別論述。

⁴ 「社會意向電話調查」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資助、執行的集體合作計畫，該次原住民專題調查委託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執行。

(一) 原住民專題調查與樣本代表性

社會意向電訪的原住民專題調查於 2000 年 7 月到 9 月間執行，依據分佈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人口隨機抽樣來訪問。由於原住民人口大量移出原居鄉鎮的歷史已久，要在原住民集中的鄉鎮抽樣訪問原住民，只能涵蓋部分人口。⁵而外移原住民相當分散，如果從全台灣原住民的戶籍地址加以機率抽樣，將難以進行有效合理的面對面訪問。加上全體原住民母體人口的電話名冊又不可得，所以也無法以全體原住民為母體來進行電話抽樣訪問。本研究因而採取一項創新的「電訪樣本資料庫再利用」抽樣訪問方式（傅仰止等 2001）。電訪樣本是取自聯合報民意調查中心於 1999 年 6 月到 2000 年 7 月間，依據分層隨機抽樣、透過電話訪問成功的全台灣十多萬受訪者當中，所過濾出來的 2406 個原住民受訪者家戶。電訪過程中，針對撥通的原住民家戶再進行戶中隨機抽樣，選取合乎樣本條件的原住民訪問。訪問結果共收集到 810 位 20-60 歲原住民的完整資料（伊慶春、傅仰止主編 2000）⁶。

這項專題調查的成果，大概是歷年來以台灣原住民進行調查研究當

⁵ 所謂原居鄉鎮，指官方統計資料經常用以區分原住民集中地區的 30 個山地鄉，加以原住民人口較多的平地鄉鎮。

⁶ 近年來在台灣不論是依據戶籍資料來面訪，或以電話號碼來進行電訪，實際上都會受到種種狀況限制，大幅影響訪問成功的比例，其中又以「人不在」、「拒訪」這兩項原因佔大多數。因此一般在抽樣時，都需要比預定訪問成功之樣本數多準備一到三倍不等的樣本。以「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其他幾次調查為例，平均需要準備四倍的電訪樣本。由於本次原住民調查是再訪問先前的成功樣本，所以準備的樣本數以預定成功樣本的三倍估算。戶中抽樣是依據「洪氏抽樣法」，由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洪永泰教授設計、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提供，謹此致謝。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原住民樣本之一。⁷不論就調查成功樣本的父母族群別或居住縣市來衡量，都看得出樣本和母體的分佈非常接近。樣本的族群分佈不但依照母體族群的人口數大小依序排列（依次為阿美、泰雅、排灣、布農等族），所佔全體原住民人口中的比例數也相當吻合（附表2）。受訪者的現居地分佈，也密切呼應著母體人口的分佈地；不但在原住民較為集中的花東等縣如此，即使在原住民極為罕見的雲林縣、台南縣市、澎湖縣等地，也都能合理反映出原住民零星散佈的事實（附表3，詳見傅仰止等2001所作調查成果評鑑）。

依據上述研究議題與架構，本文從多項分析來揭示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這些分析除了以東部作為主要結構變項外，另外考慮多項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城鄉背景、聚散型態等，透過對這些複雜的背景因素加以控制，凸顯東部的區域效應。以下說明「東部」變項的建構，以及實際分析時所用的主要變項。

（二）「東部」變項

本文採文獻上對東部的狹義定義－花東兩縣。將樣本按區域分類時，不僅依據現居地，還同時考慮成長地或出生地，因為對特定族群的意象或態度，有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就已經定型。受訪者「現居東部」的比例佔43.3%，「東部出生」的則近六成（59.6%）。再將樣本依現居地與出生地交叉分類後，發現「現居西部」的樣本中，有七成也是在西部

⁷ 一般原住民調查多為面對面訪問，本次調查則為電話訪問。台灣原住民家戶中在1997年底有電話的比例為88.8%（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157），估計在本次調查時普及率應該達到90%以上。由高普及率可以顯示電話調查的對象的確可以涵蓋到絕大多數的原住民人口，加上原住民戶籍人口和實住人口的落差相當大，大為減弱依據戶籍抽樣的代表性和面對面訪問的效率，因此電訪樣本的代表性應該不下於依據戶籍資料所作的面對面訪問。

出生，三成則是在東部出生，後來才遷居西部。前者構成下文分析所指涉的「世居西部」樣本，共 310 人，佔全體樣本的 39.4%；後者則是「移居西部」樣本，有 135 人，佔樣本中的 17.2%。現居東部的樣本中，則幾乎都是在東部出生（「世居東部」，共 334 人，佔總樣本的 42.4%），只有 8 人在西部出生。由於最後一項（西部出生，後來才遷居東部）的人數過少，只佔樣本的百分之一，所以實際分析時不予納入，而只將樣本分為前三類。這三類副樣本的基本人口特徵均列於表 1。

（三）族群位階意識依變項

本文分別由下列五項指標來測量族群位階意識：財富意象、勤惰意象、社會距離（對女兒結婚對象的意願）、將困境歸因於社會不公、支持優惠政策的強度等。意象和社會距離項目採下列題組（伊慶春、傅仰止主編 2000：78-82）：

- (1) 財富意象：如果 1 分代表很貧窮，10 分代表很有錢，從 1 分到 10 分之間，您認為大多數的「本省閩南人」大概是幾分？
- (2) 勤惰意象：如果 1 分代表很懶惰，10 分代表很勤勞，從 1 分到 10 分之間，您認為大多數的「本省閩南人」大概是幾分？
- (3) 社會距離：如果您有女兒要和閩南人結婚，您心裡願不願意？（答項從非常願意到非常不願意，加上不知道，共六項。）

這三個問項中，每一項都輪流針對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分別評分或表達意願。分析策略是以對原住民和對漢人（三群平均）之間的差距作為我群偏好，用來衡量原漢族群位階意識（詳細分析策略在下文另述）。「將困境歸因於社會不公」和「支持優惠政策」的原始題目分別是：

- (4) 一般說來，大部份原住民在社會上地位都比較差；請問您認為這是

表1 原住民樣本資料摘要：依現居地與出生地之區域分

	西部 世居	移居	東部 世居	合 計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檢 定 值
(樣本數)	310	135	334	810				
	(1)	(2)	(3)	(4)	(5)	(6)	(7)	(8)
山地鄉 族別	.529	.088	.236	.323	.46	0	1	104.6*** 247.0***
阿美	.038	.674	.508	.350	.47	0	1	
泰雅	.361	.088	.110	.204	.40	0	1	
排灣	.232	.081	.107	.151	.35	0	1	
其他	.353	.143	.264	.279	.45	0	1	
男性	.470	.407	.464	.448	.49	0	1	1.7
年齡	37.328	38.155	40.687	38.810	9.74	20	60	10.4***
已婚	.838	.851	.799	.823	.38	0	1	2.6
教育程度	2.193	1.940	1.973	2.050	1.02	1	4	17.3**
小學以下	.351	.414	.467	.413	.49	0	1	
國初中	.216	.266	.170	.208	.40	0	1	
高中職	.319	.281	.284	.291	.45	0	1	
大專	.112	.037	.077	.086	.28	0	1	
個人收入	3.412	3.614	3.103	3.298	1.75	1	6	1.7*
都市	.367	.777	.212	.374	.48	0	1	131.5***
聚散型態								117.0***
散佈	.270	.544	.096	.242	.43	0	1	
叢結	.297	.336	.361	.332	.47	0	1	
聚合	.432	.120	.543	.426	.49	0	1	

* p<.05. ** p<.01. *** p <.001.

註：檢定值當中除了年齡一項是以 F 值表示外，其他都是卡方檢定。

不是因為大部份原住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造成的？（答項包括是、不是、不知道。）

（5）請問您認為原住民應不應該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答項從很應該到很不應該，共六項。）

這五項依變項代表原住民對各族群財富地位的認知、對族群性格的意象、對各族群的社會距離、對社會不公待遇的感受、對以政策提升或彌補原住民弱勢的意見等，多方反映出原住民對原漢族群的位階意識。各項指標的平均數、標準差、最小和最大值都列於表 2，並依照上述區域分類分別列出平均數。

（四）自變項

由於「東部」與「山地鄉」都是原住民聚集的區域，文獻上偶爾將兩者混用。如果上述依變項效應同時表現在山地鄉樣本，則所謂東部的族群關係特色將受尖銳挑戰。因此，分析時將以 30 個山地鄉境內的樣本作為虛擬變項來控制，以凸顯東部效應。下文分析東部原住民在這些依變項的區域效應時，也都同時考慮相關的族群別（以比例最高的阿美、泰雅、排灣三族各自作為虛擬變項，其他族別因為比例過小，合成為「其他」作為對照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個人收入、都市地區、聚散型態等個人及結構因素。

最後一項「聚散型態」是依兩項指標建構而成：住處附近的原住民家戶、日常生活接觸對象中的原住民比例。附近沒有原住民人家、接觸對象中的原住民比例也不到一半，或者有原住民人家（1-5 戶，或 6-29 戶），但是接觸對象中的原住民佔少數者，歸類為「散佈型」（詳細分類標準參見附表 4）。另一個極端：附近的原住民家戶多達 30 以上，接觸對象中也以原住民為主的樣本，則屬於「聚合型」；居中者歸為「叢

表2 原漢位階之意識與態度：依變項之平均值、標準差、最大小值

變項	(樣本數)	西部	東部	合	標	最	最
		世居	移居	世居	計	準	小
	310	135	334	810	差	值	值
財富意象							
我群偏好(原漢差距)	-2.90	-3.08	-2.63	-2.80	1.82	-9	4.67
原住民	4.03	3.80	4.20	4.08	1.65	1	10
漢人	6.93	6.88	6.83	6.89	1.25	1.67	10
閩南	7.43	7.32	7.25	7.35	1.59	1	10
客家	6.88	6.72	6.89	6.86	1.55	1	10
外省	6.48	6.61	6.34	6.45	1.68	1	10
勤惰意象							
我群偏好(原漢差距)	-.78	-1.12	-1.00	-.94	1.98	-9	7.67
原住民	5.91	5.65	5.80	5.82	1.85	1	10
漢人	6.70	6.78	6.81	6.77	1.27	2	10
閩南	6.65	6.64	6.78	6.72	1.64	1	10
客家	7.24	7.37	7.52	7.39	1.56	1	10
外省	6.22	6.32	6.12	6.20	1.61	1	10
女兒結婚對象							
我群偏好(原漢差距)	.85	.58	.72	.75	1.28	-4	4
原住民	4.15	3.97	4.12	4.10	.89	1	5
漢人	3.30	3.38	3.40	3.35	.96	1	5
閩南	3.43	3.51	3.58	3.50	1.10	1	5
客家	3.10	3.22	3.24	3.17	1.20	1	5
外省	3.37	3.42	3.37	3.38	1.12	1	5
歸因社會不公平	.82	.78	.76	.79	.41	0	1
支持優惠政策	5.16	5.01	5.05	5.09	.98	1	6

註：各組之「我群偏好」指「對原住民之評價」減去「對漢人族群之評價」後所得到的差數，也就是原漢間的差距。分數愈高，代表對原住民的相對意象或評價愈偏好正面，分數愈低則表示對原住民的相對意象或評價愈差。

結型」。這兩項指標涵蓋原住民日常生活圈來往對象中的重要族群成份，合起來可以有效區辨出原住民族群意識的強弱（參閱 Fu 2000），所以分析時也將當成重要的自變項加以控制，以彰顯上述區域效應。

五、東部原住民的我群偏好：族群意象與社會距離

初步檢視東部原住民的組成特徵，可以區辨出若干區域上的基本特色。例如東部原住民中住在山地鄉的比例約四分之一，世居西部的則有一半以上；從東部移到西部的原住民，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住在山地鄉（表 1）。依族別分，東部原住民有一半是阿美族，移居西部者也是以阿美族為主（約三分之二），世居西部的阿美族則不到 4%。東部原住民的平均年齡較大、已婚比例略低；教育程度、個人收入、都市比例也都偏低。以聚散型態來區分，東部有一半以上屬聚合型，不到十分之一是散佈型，跟其他兩類樣本有明顯差異（表 1）。^{*}

將這些背景特徵一併以「多類屬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來分析，可以發現上述特徵在區域上的差距相當顯著（表 3）。例如東部原住民和世居西部原住民在「住山地鄉」和族別組合上的差距，明顯獨立於基本人口特徵；兩群之間在年齡、婚姻、都市比例、聚散型態上的差距，也都相當顯著（行 2）。相形之下，移居西部的樣本和世居西部的樣本之間，只有在阿美族比例和教育程度兩項上有顯著差異（行 1）。從東部樣本的特殊人口組成來判斷，在分析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時，必須將這些人口特徵、社經地位、結構因素同時納入考慮。

* 這些差異的顯著水準可以從第 8 行的檢定結果來作初步判斷。至於控制多變項之後這些差異是不是還顯著，將在表 3 繼續檢驗。

表 3 原住民人口族別特徵及社經背景多類屬邏輯分析

自變項	移居西部		世居東部	
	(1) 勝算比	z	(2) 勝算比	z
山地鄉	0.527	-1.21	0.099	-6.85***
族別 (其他)				
阿美	27.069	7.59***	10.222	5.84***
泰雅	0.645	-1.04	0.508	-2.56*
排灣	0.644	-0.99	0.377	-3.14**
男性	0.915	-0.26	0.977	-0.09
年齡	0.988	-0.64	1.042	3.08**
已婚	1.640	1.08	0.515	-2.07*
教育程度	0.648	-2.61**	1.192	1.40
個人收入	1.027	0.27	0.896	-1.49
都市	1.506	1.04	0.151	-5.87***
聚散型態 (散佈)				
叢結	0.751	-0.85	4.648	4.73***
聚合	0.424	-1.89	8.093	5.62***
擬 R 平方		.348		
樣本數		705		

* p<.05, ** p<.01, *** p <.001.

註：多類屬邏輯迴歸分析的比較組為「世居西部」，「勝算比」意義近似倍數。

自變項中的比較組列於括號內，以下各表皆同。

如前述，族群位階意識著重相對的概念。要確實了解原住民的族群位階意識，必須綜合原住民對我群和對他群的兩項評價，從兩者差距來加以衡量。這種差距所顯現出來的，便是「我群偏好」的傾向。以族群的財富意象為例，東部原住民對我群的評價只有 4.2 分，遠低於分別對閩南人（7.25 分）、客家人、外省人的評價（表 2）。綜合這三群漢人族群所得到的財富意象評分（6.83 分），也比東部原住民的我群評價高得多。因此，在東部原住民眼裡，原住民的財富地位遠不如漢人，其間的差距（-2.63 分），代表著負面的我群偏好。換句話說，東部原住民對自己族群地位的負面評價，可以很單純地從對我群的絕對評價加以判斷，可是族群之間「偏好」的概念，就得從「對他群評價」和「對我群評價」兩者的差距來確實衡量。

以同樣方式來看世居西部和移居西部兩群原住民的我群偏好，同樣看得出這種財富意象的差距相當負面：兩者的「我群偏好」都在 -3 左右。從其間差距來判斷，甚至比東部原住民的相對負面評價來得嚴重（表 2，行 1、行 2）。這種區域間在我群偏好上的差異，一旦加入其他個人與結構背景一併考慮，則看不出有什麼統計上的顯著意義（表 4）。

表 4 的前兩直行以這項財富意象的我群偏好差距作為依變項，檢視區域及其他個人與結構背景的效應。由於這項我群偏好的數值是依據「對原住民財富意象」的評價，減去「對漢人財富意象」的評價而得來（所得到的差距最小值是 -9，最大值是 4.67，表 2），所以分析時將第一項評價分數列入作為自變項中的主要控制背景。依據複迴歸分析結果，「原住民財富意象」評價對依變項有極顯著效應，分析模型中的調整後 R² 平方也相當高，這兩項都是預期中的結果，但都不是分析的重點。從其他背景因素的效應來看，年紀愈大、教育程度愈高的原住民，在財富意象上的我群偏好愈偏向正面。可是表 2 所初步揭示不同區域樣本之間

表4 族群財富意象及勤情意象之我群偏好：複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自變項	財富意象		勤情意象	
	(1)	(2)	(3)	(4)
原住民財富意象	.828***	.836***		
原住民勤情意象			.825***	.806***
區域 (世居西部)				
移居西部	.012	.022	-.155	-.149
東部	.086	.101	-.283*	-.360**
山地鄉	-.154	-.061	-.114	-.172
族別 (其他)				
阿美	.113	.172	.267	.277*
泰雅	.032	.006	.029	.030
排灣	.208	.195	.049	.028
男性	.087	.139	.329**	.324**
年齡	.015*	.015*	-.001	-.001
已婚	-.235	-.216	-.243	-.233
教育程度	.147**	.146*	.027	.022
個人收入	-.003	-.014	-.059	-.048
都市	-.081	-.100	-.274*	-.235
聚散型態 (散佈)				
叢結		-.066		.110
聚合		-.173		.221
常數	-6.959***	-6.932***	-5.343***	-5.333***
調整後 R 平方	.564	.563	.619	.616
樣本數	708	677	737	705

* p<.05, ** p<.01, *** p<.001.

註：依變項分別為財富意象的我群偏好(模型1和模型2)、勤情意象的我群偏好(模型3和模型4)。我群偏好指對該意象的原漢差距(參見表2)。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愈高，代表對原住民的相對意象愈偏向正面：正係數代表對原住民的意象比對漢人的意象來得正面。

的差異，則在表 4 不再顯著；也就是前述不同區域的原住民在財富意象上所作評價的高低，實際上是相關的個人及結構背景所引起，而不是「住不住在東部」這項因素的緣故。

再看勤惰意象上的區域效應，則得到相當不一樣的結果。原住民對我群「勤勞、懶惰」的評價，同樣不如對漢人族群的評價。例如東部原住民對原住民的勤惰評分平均是 5.8 分，比對漢人的評價都來得低（漢人平均得 6.81 分，其中又以客家人所得到的評價最高，表 2，行 3）。這種對我群評價較低的現象，同樣出現在西部兩群原住民樣本。其間的原漢差距，在東部原住民是 -1.00，移居西部是 -1.12，世居西部則只有 -0.78（行 1、行 2）。比較不同樣本的原漢差距，不論是世居東部，或者是東部出生、後來遷到西部的原住民，都要比世居西部原住民的原漢差距來得大。

表 4 的第 3 到 4 行以類似方法分析「勤勞、懶惰」的族群意象－以原漢差距作為依變項，在控制「原住民勤惰意象」的評分後，檢視區域及其他背景的效應。從人口組成特徵來看，男性原住民顯然對原住民的勤惰意象有很強的我群偏好 ($p < .01$)。除此之外，其他的個人和結構背景似乎沒有造成什麼明顯的差別，只有阿美族的意象較正面、都市原住民的意象偏向負面。在這些個人及結構背景相當的情況下，東部原住民的勤惰意象則明顯偏向負面。換言之，在 -9 到 7.67 分的差距範圍內（表 2，行 6、行 7），不論個人基本特徵為何，只要是住在東部的原住民，就會比世居西部的原住民少 2.283 分 ($p < .05$ ，表 4，行 3)。再將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聚散型態一併納入考慮，東西部之間的差距反而增加到 3.360 分 ($p < .01$ ，行 4)。

因此，雖然兩項族群意象當中只有勤惰意象具有顯著的區域效應，但還是可以看出東部原住民對族群位階的傾向。即使在同樣是住在山地

鄉、具有同樣族別、同樣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個人收入、都市背景，甚至同樣聚散型態的原住民群中來作對比，東部原住民都還是很明顯的比西部原住民更認為原住民比漢人懶惰。對族群意象的我群偏好，在各區原住民副樣本中都一致偏向負面，但是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更鮮明—這種位階意識甚至加大了既有原漢族群間的差距。對那些在東部出生，後來搬到西部的原住民來說，原漢差距雖然也比世居西部的原住民來得大，其間差距並不顯著。因此，「東部效應」指的是目前居住環境的效應，而不是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結果。⁹

兩項族群意象所展現的區域效應不同。財富地位有明確標準可循，可是從區域看不出明顯區別。相形之下，勤惰之間沒有客觀標準，幾乎全憑當事人主觀意識來評價。這種沒有客觀標準的意象，似乎比較容易受到刻板印象左右。財富意象反映客觀事實，其間高低之分也是對事實之認知差距，比較不含族群情感成份；勤惰意象則容易反映出刻板印象，尤其是「原住民懶惰」這種負面意象。東部原住民對我群偏好的負面展現，呼應著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對於常在不同地區往返的原住民來說，東部漢人的立場顯得特別突兀；例如一位二十多歲的布農族男性談到這種區域間的差異，如此判斷東部鄉下的漢人比較輕視原住民：

其實最歧視原住民的往往是家鄉住在原住民周遭的那些人。因為比如說在城市都沒有跟原住民接觸過，像我剛到（西部）都市去，有人說：「我第一次看過原住民」，就是看到我，第一

⁹ 本文從量化資料區辨「目前居住環境」和「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屬於依據抽樣調查結果所作的系統性推論，就統計分析途徑而言有其明顯效度。但是或許不應該因而都否認成長過程中社會化機制扮演著若干重要角色，尤其是從本文所引深度訪問記錄中，可以多少揭示這種社會化的功能。（感謝匿名評審提醒）

個跟原住民做朋友就是我，所以他們就抱著好奇心態，我就是跟他們灌輸一些我的觀念。如果是鄉下，比如說我們村子附近的人，從小就有互動接觸，可能他們也會直接看到原住民什麼都在喝酒啊幹嘛的，以為全部的人都是那樣子，就很歧視。以前在小時候的關係就很差。我小時候有親眼看過兩邊對打…，是小孩子對打，大人有時候也有（wcc.lmt:254-263）。¹⁰

另一位三十多歲的排灣族報導人提到類似的反應，同樣說明家鄉的特殊原漢關係：

（西部）都市裡的漢人與家鄉附近的漢人比起來，反而相處得比較好，因為在鄉下他們（以前）太了解我們，反而排斥輕視我們，而在都市的漢人因不瞭解我們，反而相處得不錯（csp.syp:48-50）。

所謂印象、心態、觀念，都難有明確標準，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似乎在這種無客觀事實支持的族群意象上才會清楚展現。

再從更富情感性的「社會距離」來分析，可以另行揭示清楚的東部效應。前兩項族群意象都顯示出原住民的我群偏好偏向負面—對我群的意象，要比對他群的意象還差。比較原住民對女兒和原住民結婚，或者和漢人結婚之間意願的差距，則發現原住民的我群偏好一律為正面，也就是跟原住民結婚，要比跟漢人結婚來得願意。東部原住民對女兒要和原住民結婚的心裡願意感受平均為 4.12，比世居西部原住民的感受

¹⁰ 深度訪談記錄均依據受訪者特徵加以編碼，但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本文中的編碼已重新排列。所列數字是原始訪談記錄中的行數。

(4.15) 略低；對要和漢人結婚的意願感受較低（3.4），但是卻又略高於世居西部原住民（3.3，表2行1行3）。比較兩項差距，東部原住民的我群偏好（原漢差距）達.72，世居西部原住民的為.85。換言之，和一直住在西部的原住民比起來，那些一直住在東部的原住民對女兒和原住民結婚的感受沒有什麼特別、對要和漢人結婚的感受則較正面。兩者之間的差距，顯露出東部原住民在社會距離上的我群偏好不如世居西部的明顯。這項差距是否受到其他個人和結構背景特徵所影響？在這些背景都相同的情況下，東部原住民的我群偏好還是較差嗎？

表5依表4所用方法，逐步分析東部效應如何隨著其他背景因素而變化。如果一併考慮個人族別、是否住山地鄉、人口特徵、社經地位、都市化背景，則「東部」和「移居西部」原住民的我群偏好，都是比世居西部的來得弱，不過其間差距不顯著（行1，在個人特徵當中，只有性別一項產生顯著效應：男性原住民比女性的我群偏好低得多）。可是進一步將聚散型態加入考慮，「東部」效應反而顯得突出—東部原住民的我群偏好明顯趨於負面（ $p < .05$, 行2）。

換言之，東部效應本來不顯著，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聚散型態。如前述，東部原住民聚合或叢結的情況較為普遍，不但住家附近的原住民家戶多得多，日常生活接觸對象中的原住民比例也比較高。「叢結」和「聚合」兩項型態合併計算，在東部原住民當中佔了九成；散佈的型態只有十分之一（表1）。相形之下，散佈的情形在西部普遍得多，尤其在移居西部的原住民當中佔了一半以上。東西部在聚散型態上的明顯差異，顯然是考量兩地原住民我群偏好時的一項重要背景。再依據最近研究，叢結和聚合型態的原住民，表現出來的我群偏好相當強（Fu 2000）。如果分析區域效應時不考慮聚散型態，將混淆兩者的效應，或者隱藏住彼此的效應。東部效應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為生活圈裡以原住民為主

表 5 原住民女兒結婚對象之我群偏好：複迴歸分析

自變項	(1)		(2)		(3)	
	b	t	b	t	b	t
和原住民結婚	.961	24.14***	.939	22.54***	.943	22.64***
區域 (世居西部)						
移居西部	-.095	-0.81	-.079	-0.65	-.067	-0.55
東部	-.151	-1.60	-.229	-2.32*	-.196	-1.98*
山地鄉	.132	1.23	.008	0.07	.014	0.12
族別 (其他)						
阿美	.138	1.32	.105	0.97	.098	0.91
泰雅	-.052	-0.50	-.014	-0.13	.003	0.03
排灣	-.140	-1.24	-.147	-1.26	-.129	-1.11
男性	-.301	-3.56***	-.359	-4.13***	-.383	-4.41***
年齡	-.005	-1.03	-.004	-0.80	-.003	-0.67
已婚	.102	0.97	.073	0.67	.077	0.72
教育程度	-.040	-0.95	-.026	-0.60	-.013	-0.30
個人收入	-.007	-0.28	-.004	-0.15	-.004	-0.14
都市	-.139	-1.41	-.087	-0.84	-.086	-0.84
聚散型態 (散佈)						
叢結			.247	2.37*	.239	2.30*
聚合			.352	2.90**	.331	2.73**
財富意象我群偏好					-.047	-2.36*
勤惰意象我群偏好					.034	1.76
常數	-2.802	-9.57***	-2.906	-9.44***	-3.074	-9.81***
調整後 R 平方	.470		.470		.479	
樣本數	737		705		704	

* p<.05. ** p<.01. *** p<.001.

註：女兒結婚對象的我群偏好指「願意和原住民結婚」與「願意和漢人結婚」兩者之間的差距，參見表 2。b 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正係數代表「和原住民結婚的意願」高於「和漢人結婚的意願」。

的生活型態最容易孕育我群偏好，而東部原住民跟其他原住民的接觸機會最多，所以「東部原住民」表面上的我群偏好隨著提升。只有將「東部」和「聚合」兩項重疊因素放在一起考量，才能區辨清楚兩項效應的差別—聚合型態的確有利於我群偏好，可是「東部」環境明顯地不利於我群偏好。

東部原住民偏好我群結婚的傾向遠不如世居西部的原住民，似乎也可能受到上述族群意象的影響。表 5 最後一個模型分析（行 3），進一步納入兩項族群意象的我群偏好，結果東部效應雖然稍微減弱，還是相當顯著。加入意象變項分析後，發現原住民在勤惰意象上愈認同我群者，對女兒的結婚對象也愈偏好選擇我群。反之，財富意象的我群偏好愈強者，對女兒結婚的我群偏好反而愈弱：認知中的原住民財富地位愈高（或漢人財富地位愈低）者，對女兒要跟原住民結婚愈不願意（或對女兒要跟漢人結婚愈願意）（ $p < .05$ ）。加入這兩項我群偏好作為控制後，仍然可以清楚區辨東部原住民比世居西部的原住民對我群更沒有偏好。

這種對於和原住民結婚有所保留的傾向，可以另外從下列這一位未婚原住民婦女的反應看出來。這位年輕的花蓮泰雅族小姐以小時候的負面意象為例子，如此說道她的感想：

我們（同學裡面）五個女孩子，有兩個女孩子包括我跟我另一個同學，會想要嫁給不是原住民的。因為我記得在我小時候，看到滿多夫妻吵架，多半是我們原住民的男孩子會喝酒、打老婆，看很多會怕，我們會想找外地的（對象）（syr.kyf:133-137）。

東部原住民這種特殊的原漢位階意識—對原住民的我群意象不佳、相對地不願意女兒和原住民結婚，透露出東部原漢關係的另一重要訊息。

這種原漢位階意識是否滲透到原住民對困境歸因的解釋、又能否從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看出跡象，將有助於對東台灣族群關係進行更全面的了解。

六、「社會不公平」的困境歸因解釋與 族群優惠政策立場

如文獻回顧所述，東部漢人不但對原住民懷有負面意象，比西部漢人反對「社會不公平」是造成原住民社經困境的主因，更明顯地抗拒政府給予原住民特別照顧。東部原住民處於特殊的族群組合和這種不友善的族群環境中，對我群所受到的際遇是否也有特別感受？初步比較東西部原住民對社會不公平的看法（答不知道者暫不計入），發現東部原住民贊成這種歸因解釋的佔了.76（也就是有 76% 的人認為社會不公平是困境主因，24% 認為不是），要比世居西部 (.82) 和移居西部 (.78) 兩組都低（表 2，行 1 到行 3）。「東部原住民對社會不公平的感受特別弱」這項初步發現，在考慮其他背景變項後是否仍然有效？

從表 6 所列分析結果，可以再次呼應前述東部效應。表 6 的前兩個模型分別依據多類屬邏輯迴歸，分析樣本中答「不知道」相對於答「不是」的勝算比，以及答「是」相對於答「不是」的勝算比。由於答不知道的樣本只佔 8%，所以表 6 後兩個模型只比較「是」和「不是」兩組，以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來簡化分析結果，表中數值也是「答是」相對於「答不是」的勝算比。

從多類屬邏輯迴歸分析的第一個模型結果，發現年齡較大的原住民最可能無法判定這項歸因，而教育程度和個人收入高的原住民則很少會答不知道。以答「是」的副樣本來跟答「不是」的副樣本比較時，則完

表 6 原住民社經困境歸因於「社會不公平」之背景分析（勝算比）

自變項	多類屬邏輯分析		邏輯分析		(3)	(4)
	(1) 不知道	(2) 是	(2) 不知道	(2) 是		
區域（世居西部）						
移居西部	.495	.881	.534	.928	.888	.938
東部	.522	.681	.426	.549*	.677	.550*
山地鄉	1.346	1.312	.880	1.008	1.273	.983
族別（其他）						
阿美	.738	1.054	.572	1.074	1.050	1.079
泰雅	1.406	1.567	1.377	1.569	1.561	1.575
排灣	.752	1.294	.705	1.271	1.296	1.284
男性	.779	.904	.786	.870	.902	.877
年齡	1.071**	1.019	1.075**	1.025	1.019	1.025
已婚	.478	.893	.484	.864	.877	.854
教育程度	.481**	.811	.529*	.874	.812	.874
個人收入	.776*	.899	.775	.907	.899	.907
都市	1.10	1.070	1.232	1.107	1.051	1.094
聚散型態（散佈）						
叢結			2.829	1.906*		1.917*
聚合			3.404*	2.500**		2.491**
擬 R 平方	.063		.072		.040	.053
樣本數	737		705		687	657

* p<.05, ** p<.01, *** p<.001.

註：模式1及模式2為多類屬邏輯分析，比較組為「不是」；模式3及模式4為邏輯分析，只分析「是」相對於「不是」的勝算比(代表倍數)。勝算比愈高，代表愈認為「社會不公平」是原住民社經困境的主要原因。

全看不出有什麼個人或結構背景可以對兩者作有效區辨。這種分析在加入聚散型態一併考量後，才出現類似表 5 的結果。相對於散佈的原住民來說，不論叢結或聚合的原住民都明顯偏向贊成「社會不公平」是我群困境的主因（表 6 行 2）。而東部的效應也隨之凸顯出來。在個人特徵和結構背景相似、聚散型態也一樣的原住民當中，東部居民贊成不公平歸因的可能性，只有世居西部者的 .549 倍 ($p < .05$)。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個人特徵和環境背景都相當的話，東部原住民贊成社會不公平歸因的可能性，幾乎只有世居西部原住民的一半。

先前分析看不出東西部原住民之間在困境歸因上有顯著差異，是因為沒有考慮到兩者的聚散型態相當不同。而聚散型態的不同，本身就是分辨這種困境歸因的主要環境因素－日常生活中愈常跟其他原住民聚在一起、愈常有接觸，就愈相信原住民的困境是社會不公平的待遇所造成。這項聚合型態的正效應，扭曲了東部應有的負效應。東部原住民應該比西部原住民更不贊同這項歸因，可是由於前者日常生活中的叢結和聚合現象普遍得多，所以「區域效應」遭到「聚散型態效應」抵銷，在第一個模型中隱而不顯。只有在第二個模型中將兩者放在一起分析，才看得清楚這種獨特的區域效應。相形之下，「移居西部」者和「世居西部」者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因此，原住民只要目前住在東部，就會有這種特殊傾向；只要不住在東部，就不會如此。「在東部出生」這項因素，並沒有什麼區辨力。

將答項簡化後再來分析，得到的結果相當一致。表 6 最後第二行的邏輯迴歸模型不考慮聚散型態，結果無法區辨東部原住民對不公平這項歸因有什麼特別的看法。一旦考慮聚散型態（最後一行），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東部原住民其實否認不公平這種說法，跟世居西部的原住民比起來，東部原住民贊成社會不公平歸因的勝算比大約只有一半 (.550,

$p < .05$ ）。東部原住民有這種傾向，再度密切呼應著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特別不友善、不同情的區域特色。從表 6 各行分析結果來判斷，這項區域效應又顯得相當特殊。除了聚散型態之外，只有「是不是住在東部」這項變數展現出顯著效應（答不知道者，顯示出對議題無法判斷的傾向，不能跟「是」或「不是」這種明確立場相比）。當原住民的族別、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都市背景這些因素都無法有效區辨出對我群困境的歸因時，「東部」無疑成為了解原住民如何從弱勢族群處境，反映出原漢位階意識的一項關鍵結構因素。

最後以優惠政策的立場作為分析主題，探索東部原住民是否在最切身的議題上也表現出特殊傾向。在漢人抗拒原住民優惠政策最強烈的東部，原住民又抱持什麼立場？初步判斷，大多數原住民都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世居西部樣本對「原住民應不應該得到政府特別照顧」的回應，平均為 5.16 分（答項從很應該 6 分，到很不應該 1 分），移居西部（5.01）和世居東部（5.05）兩群樣本都稍微偏低（表 2 最後一橫列）。這些差距是否具統計意義，是否在考慮個人特徵及其他背景因素後仍然有效，均可以從表 7 的等第邏輯（ordered logit）分析加以檢驗。

如果同時考量區域、山地鄉、族別、基本人口特徵、社經地位、都市背景來分析，發現東部原住民不像世居西部者那麼強烈支持原住民應該得到政府特別照顧，但是差距不具統計意義（表 7 行 1）。年紀大和個人收入高的原住民也傾向認為不應該，倒是山地鄉的原住民相當贊成這種優惠政策的原則（ $p < .05$ ）。再加入聚散型態一起分析，發現叢結和聚合的原住民相當認同這種優惠政策，而東部的效應和前面兩個表的變化一樣，更趨明顯（也就是差距更大，但還是不到 .05 的顯著水準），山地鄉原有的效應則不再顯著（行 2）。

由於原住民優惠政策和山地鄉的制度安排有極密切的關聯，已經實

表 7 支持原住民優惠政策之等第邏輯分析（等第邏輯係數）

自變項	(1)	(2)	(3)	(4)
區域 (世居西部)				
移居西部	-.121	-.060	-.166	-.101
東部	-.156	-.281	-.302	-.402*
山地鄉				
族別 (其他)	.471*	.285		
阿美	.235	.155		
泰雅	.209	.162		
排灣	.219	.275		
男性	.336	.275	.384*	.295
年齡	-.022*	-.019*	-.022*	-.019*
已婚	.207	.175	.198	.170
教育程度	-.027	.011	-.024	.016
個人收入	-.102*	-.113*	-.113*	-.116*
都市	.058	.090	-.192	-.040
聚散型態 (散佈)				
叢結		.637**		.679**
聚合		.578*		.655**
擬 R 平方	.015	.020	.011	.018
樣本數	712	682	712	682

* p<.05, ** p<.01, *** p<.001.

註：依變項分六個等第，參見表2。係數愈高，代表愈認為「原住民應該受到政府特別的照顧」。

施的優惠政策，也有多項跟山地鄉居民息息相關，所以山地鄉的正面效應可以預期。但是山地鄉環境明顯偏向聚合型態，所以兩項正面效應相互抵銷。此外，山地鄉跟族別之間的關聯也相當高，尤其是阿美族幾乎都不住在山地鄉。因此，山地鄉和族別的關係又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山地鄉（或族別）的效應是否讓東部效應有所隱藏。表 7 再嘗試以山地鄉和族別之外的其他個人及結構變項一併分析，仍然看不出東部有顯著效應（行 3）。最後一行再加入聚散型態，則呈現和前述幾個例子一樣的結果：相對於世居西部者來說，東部原住民顯然對原住民優惠政策比較有所保留 ($p < .05$)，但是移居西部者還是沒有什麼特別傾向。換言之，如果不考慮族別和是否住在山地鄉，則東部原住民對優惠政策的支持立場很明顯是比較不強烈。

東部原住民對優惠政策比較有所保留，對某些人來說是認為原住民自己也要負責。例如一位跟漢人結婚多年、正從事原住民文化工作的台東阿美族婦女反省原住民受照顧的情結。她說：

以前我很任性，他們說沒有喝酒的人不能講話，我就不懂，為什麼一定要喝酒才能講話？所以我對我們原住民滿失望的就是，自己都不能照顧自己，還要別人來照顧他們。我常到街上去，人家會用不一樣的眼光看你是山地人。我們在這裡的山地人，本身就看不起自己，人家怎麼看得起你？反正山地人只要給他蓋個活動中心，讓他可以吃喝玩樂，他就很高興，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syr.tsd:66-68)。

這種在政策立場上對我群不盡同情或不全力支持的傾向，再度呼應前例，呈現出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

依前述文獻評論，弱勢族群在強勢族群所加諸的負面集體定義下，特別容易強烈反彈，或者自怨自艾。原住民身處東台灣如此族群情境，似乎沒有特別反彈，而偏向後者。這種社會心理上的反應，不論從他人身上來反射，或者由自己本身來反省，在東部原住民都有跡可循。一位四十多歲的排灣族男性如此點出類似這種接受情境定義的機制：

所謂環境當然也是人塑造出來的。像我們如果是在學校對一個學生常說他：你好笨你好笨…，講久了他自己也會覺得自己真的很笨。相同的情形用到原住民的社會，常說原住民愛喝酒，可是原來原住民都不愛喝酒，講久了他也變得會愛喝酒，因為我就喝給你看免得你會失望 (syr.pmm:140-144)。

另一位三十多歲的泰雅族男性則以自己的成長經驗為例，道出原住民的自怨。他回憶道：

以前我（在家鄉的時候）是被一種錯誤的觀念左右，覺得大漢文化是好的，從小就有一種自卑感。到上大學的時候，一般人（漢人同學）的認為也是這樣的，可能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認為我是原住民……，有時候就是有一些話讓你覺得不好，所以我不想認同自己。後來就從信仰的角度來反省，不是我不對，是大家不對。後來我就對不認同原住民的人講，你要從另一個角度看，你要學習欣賞、學習尊重。我覺得還是有太多的漢人認為有優越感，他們不認為原住民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族群，甚至覺得原住民文化不重要 (syr.fkc:133-137)。

不論是從其他原住民或自己身上所反映出來的自卑、自責、或他責，難免都顯現出原住民在東部有其獨特的原漢位階意識。這種意識配合著文獻所載東部漢人眼中的原住民意象與位階，共同形構出東台灣族群位階的一大特色。

七、結論

由於東台灣的歷史發展進程明顯晚於西部，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東部原住民的人口比例還是明顯高於其他地區。近年研究強調東部一般的漢人對原住民特別不同情、不友善，這種負面的族群態度表現在族群意象、社會距離、對社經地位的認知與歸因解釋、對原住民優惠政策的立場等。在這種特別不利於原漢關係的情境下，東部原住民如何看待我群的弱勢地位、如何意識到原漢間的相對族群位階、對上述議題又有什麼反應，都成為全面了解東台灣原漢關係的重要議題。

本文依據族群位階的論述與研究心得，設計多項研究議題，以原住民作為主體來探討東台灣這種原漢位階的特色。研究設計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來實踐，訪問過程中將全台灣電訪樣本中的原住民資料再利用，以電話訪問到全台灣具高度代表性的 810 名原住民作為樣本。為了仔細區分東部效應，將樣本依現居地和出生地交叉分為三類。分析策略依不同主題性質，分別從邏輯迴歸分析、等第邏輯分析、多類屬邏輯迴歸分析、複迴歸分析等方法，詳細區辨東部原住民對原漢位階的意識展現出什麼特色。

依據多項分析結果，東部原住民在勤惰意象和社會距離上的我群偏好明顯趨於負面，或者說對我群的偏好比對他群的偏好明顯地來得薄弱。和世居西部或移居西部的原住民比起來，東部原住民偏向認為原住民比

較懶惰、對女兒要和原住民結婚比較保留、不特別認同「社會不公平」是原住民社經困境的主因、也不那麼強烈支持「原住民應該接受政府的特別照顧」這項優惠原則。這些東部效應，在同時考慮原住民樣本的基本人口特徵、個人社經地位、族別與山地鄉背景、都市背景、日常生活環境中和其他原住民接觸的機會與程度等因素之後，仍然有效呈現。至於移居西部的原住民，則幾乎都比「世居東部」的原住民傾向於正面的我群意象和立場，也都比「世居西部」的原住民抱持比較負面的意象和立場。兩者的差距在統計檢定上都不顯著，可是差距的方向都很一致，表示原住民一旦從東部遷移到西部，既有的負面族群意識減弱，卻無法和那些在西部成長的原住民享有完全一樣的原漢位階意識。綜合這些研究發現，可以大致歸納出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確具特色；而移居西部的原住民，或者一般通稱的都市原住民，則在各種面向的族群意識上也另外展現出固定模式。

這種族群位階意識最為特殊的一點，首推東部原住民的反應和東部漢人相當近似。在原住民人口比例「高達」十分之三的東台灣，強勢族群的漢人對原住民特別不同情或不友善，似乎呼應著族群文獻上強調的「權力威脅論」—當弱勢族群人口達到一定的可觀比例，強勢族群會明顯感受到潛在的威脅。由於這種威脅感可能危及族群之間既存的相對位階，強勢族群難免因而對弱勢族群深懷戒心，甚至待以族群偏見與歧視。

II

¹¹ 依據文獻論述和本文分析結果，或許可以另外推論為「台灣西部原住民對原漢位階的意識，也相當近似西部的漢人」，也就是西部漢人對原住民的負面意象不太強烈，而西部原住民的我群意象也不那麼負面。因此，原漢之間的這種強勢和弱勢位階意識，主要是源自東、西部漢人有明顯不同的立場，未必是因為兩地原漢間強弱勢的運作邏輯有明顯不同。（感謝匿名評審惠賜意見）

但是弱勢族群對這種結構情境的反應，似乎較難用單純的模式予以理解。族群關係文獻強調在這種環境中，弱勢族群可能有不同的極端反應，例如特別馴服或特別激烈。如果說東部原住民的原漢位階意識所反映出來的有特別馴服的傾向，那麼這種馴服的形成機制是什麼？依據族群關係的經典式分析，在所處整個大社會中的既有弱勢地位無法提升的前提下，弱勢族群在單一地區或團體人口比例增加，反而容易助長「不利於我群的族群位階意識」，畢竟「弱勢族群的成員因為身處大社會，往往會以整個大社會中的強勢族群作為參考團體。這些成員固然還是忠於我群，卻也同時接納強勢族群的語言、道德、法律等」（Allport 1979: 38）。

特定地區內的弱勢族群所佔人口比例高於平均值，也就意謂著族群成員和強勢族群成員在公共場合中接觸的機會隨著增加。東部的原住民人口多，也代表著在東部的能見度高，原漢之間在日常生活的接觸機會多，兩者在生活型態上的各種差異，會不會隨著地理位置相近而愈趨明顯、易於比較？如果漢人果真成為原住民的參考團體，或許這種近距離的族群接觸，的確會強化族群間的區辨意識，讓弱勢族群更加矮化自身的族群位階。更重要的，如果原漢族群間在這種公共場合中的接觸僅止於群體層次上的接觸，而不是基於私人情誼的個人接觸，可能又會更加強化既有的族群意象。這種接觸，或許正呼應著前述文獻所強調族群位階意識是在「族群與族群之間在集體層次上的互動」所形成。

本文前引東台灣近代史上的漢番衝突，似乎難以從本文資料及論證途徑看出有何直接效應，卻引發了和本文議題密切相關的其他重要議題。例如這種衝突可不可以推論為東部漢人因而對原住民長期懷有敵意？當時漢人受到原住民威脅的「情結」，有可能一直沿襲至今，在當代東台灣的原漢關係中發揮特定的「歷史情結」嗎？如果這種原漢互動模式的

確流傳下來成為「歷史情結」，為什麼漢人仍然對原住民不友善，原住民卻似乎對我群喪失信心？如果東部漢人對原住民的敵意和受威脅感是源自歷史糾結，為什麼東部原住民當時對漢人「與人言常有驕色…誹笑而鄙之…揶揄而去」那種豪氣和優越的位階意識，又沒有流傳下來？如果真有類似情結在運作，所謂「歷史情結」又是指漢人或原住民的集體記憶？如果這種歷史記憶在東部漢人群中保留下來，在原住民群體中卻又有所變化，其中保留和變化的機制又是什麼？這種原漢間的歷史衝突，是不是也遍存拓墾之初的台灣西部？二十世紀末在東台灣原漢人口比例如此特殊的這個特定時地，這些機制又如何受到地區族群組合和整個台灣社會的原漢強弱位階所制約？在強調地區特色之際，如何同時將東台灣的原漢位階意識置於大社會的框架中來論述？這些由前述歷史背景所延伸出來的議題，固然不能從本文直接論證，卻有助於啟發更深入探究東部原漢關係的重要方向。

東部原住民的特殊原漢位階意識無法歸因於族別、山地鄉或城鄉背景，也不是因為原住民在東部的族群聚合型態普遍。回歸族群位階的核心論述，族群意識或偏見是透過群體層次的族群互動，不斷對彼此位階有所認知與體會的產物。東部原住民偏向接受東部漢人所加諸的族群位階意識，以相當近似的態度立場來看我群和他群。如此傾向，也密切呼應著東部漢人的原漢位階意識。換言之，在漢人強勢族群主導族群位階情境、進而進行集體界定的東台灣當地，一般原住民弱勢族群似乎也接受這種集體界定。

如此特殊的族群位階意識，不僅反映著原漢族群在東台灣所處的特殊人口組合及政經結構背景，也展露出特有的東台灣族群文化，以及族群互動的社會規範。在這種社會規範之下，居民的行為態度未必受制於個人人格，而很可能反映著地域性的從眾等集體傾向。當族群偏見和歧

視普遍成為規範，得到社會容忍、默許、甚至認可時，社會成員在行為態度上容易從眾（van den Berghe 1967:20-21）；也就是社會規範孕育了權宜便利的態度和行為，讓成員融入地域性的特殊族群位階模式。

不論從漢人或從原住民的立場來探討原漢位階意識，都指出台灣東部的原漢族群關係相當特殊。依據本文研究發現，身處這種族群「副文化」的東台灣原住民展現出不利於我群的族群位階意識，但是從東部移居到西部的原住民則否。地域性的規範在原住民移居西部後失去效力，似乎又進一步展現出東部原漢族群關係的特色－在獨特的歷史發展與族群人口組合左右著東部漢人的族群態度立場之際，東部原住民同時也深化了結構相當的原漢位階意識。如此殊異的地方性位階意識，無疑成為探討台灣原住民處境，甚至整個台灣族群關係的一項重要環節。

既有研究以漢人為分析論述主題，從東部漢人的角度來探討原漢位階意識；至於原住民的觀點為何，則一直受限於系統性資料不可得，無法進行相對等的深入探討。由於「族群位階意識」的研究必須兼顧相關族群各自的觀點，才能呈現整個族群位階中的不同面貌，欠缺原住民觀點的「台灣族群關係研究」一向有難以彌補的缺憾。本研究基於這項出發點，依據相關研究經驗，在抽樣設計上力求突破，收集到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原住民調查資料，得以依原住民觀點來作系統性的對照分析。這些資料比既有的實證資料更為精簡，透過多項統計分析策略，並配合著反映原住民特殊居住型態的不同指標一併分析，充份掌握到探討族群位階意識的核心要旨。研究發現凸顯出東部原住民觀點下的原漢位階意識，密切呼應著既有文獻所揭示的東部漢人觀點。這種位階意識中最為特殊的一點，首推原住民傾向於接納強勢族群所界定的族群位階，對族群關係的研究文獻提供相當重要的反省。因此，本文不論在論述主題、研究設計、資料性質、理論意涵上，均對既有研究有實質突破及貢獻。對這

些突破所代表的意涵一旦有所體會，則不難理解在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研究中，加入以原住民觀點為主體來進行有系統的論述與分析，不但可行，更屬必要。

作者簡介

傅仰止，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都市社會學、族群關係、社會聯繫與網絡、資訊與社會。目前研究計畫有電腦網路中的人際關係、合唱團的社會聯繫等。

afritti

參考書目

行政院內政部

2000 《中華民國台閩地區內政統計月報，八十九年十二月》。台北：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

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a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第一卷（上冊）。台北：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b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第十八卷（上冊）。台北：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998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臺灣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伊能嘉矩

1991 (1928) 《台灣文化志》(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伊慶春、傅仰止主編

2000 《社會意向電話調查執行報告，八十八年度至八十九年度》。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李亦園

1984 〈山地社會問題〉。頁 249-297，收錄於楊國樞、葉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

李亦園、石磊、瞿海源、蕭新煌、余光弘

1983 《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委託計畫報告。

李美枝

1993 〈內團體偏私的文化差異：中美大學生的比較〉。《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3:153-190。

孟祥瀚

1988 《台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1874-1945》。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 〈東部之拓墾與發展〉。《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報》1:133-161。

胡傳

1993 《台東州采訪冊》（重刊本）。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許木柱

1987 《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9 〈泰雅、阿美兩族與漢人的族群關係－族群刻板印象與族群互动的分析〉。發表於「族群關係與區域發展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89年9月1日至2日。

1991 〈弱勢族群問題：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探討〉。頁399-428，收錄於楊國樞、葉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盛清沂

1979 〈清代同光之際開山撫番史事編年〉。《台灣文獻》30(3):1-26。

陳麗華

1999 〈臺北市阿美族學童族群認同發展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3):423-447。

陳麗華、劉美慧

1999 〈花蓮縣阿美族兒童的族群認同發展之研究〉。《花蓮師院學報》9:177-226。

張永楨

1986 《清代台灣後山開發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仰止

1994a 〈台灣東部的族群位階特色〉。《台大社會學刊》23:143-190。

1994b 〈台灣原住民困境的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觀點與原住民觀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35-87。

1994c 〈台灣漢人民眾對原住民社經困境的個人歸因與結構歸因〉。頁 91-133，收錄於伊慶春主編，《台灣民眾的社會意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5 〈台灣族群的意象與位階：比較他群和我群〉。發表於「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資料的分析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5年4月14日。

1996 〈人口比例與族群意象：東部原漢關係的結構性與社會心理基礎〉。《台灣社會學刊》20:125-161。

2001 〈台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比較原漢立場〉。《台灣社會學刊》25:55-109。

傅仰止、簡文吟、伊慶春

2001 〈電訪樣本資料庫的再利用：以社會意向原住民專題調查為例〉。《調查研究》9:109-118。

劉克襄

1992 〈序言〉。收錄於劉克襄譯著，《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台灣東海的旅行》。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劉克襄譯著

1992 《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社

蕭明治

1998 〈清季台灣東部的漢「番」關係—以雙方勢力的衝突為例〉。
《中興史學》4:175-185。

瞿海源

1983 〈台灣山地鄉的社會經濟地位與人口〉。《中國社會學刊》7:
157-175。

蕭新煌

1971 〈山胞現代化的若干問題—從兩個部落山胞對漢人的態度談起
〉。《思與言》9(3):24-36.

Allport, Gordon W.

1979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Unabridged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 Co. Inc.

Banton, Michael

1994 "Modelling Ethnic and National Rel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7(1):1-19.

Blalock, Hubert M., Jr.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Group Relations*. NY: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Blumer, Herbert

1958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1):3-7.

Blumer, Herbert and Troy Duster

1980 "Theories of Race and Social Action." Pp.211-238,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Bobo, Lawrence D.

1999 "Prejudice as Group Position: Microfoundations of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Racism and Race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5

- (3):445-472。
- Bobo, Lawrence D. and Vincent L. Hutchings
1996 "Perceptions of Racial Group Competition: Extending Blumer's Theory of Group Position to a Multiracial Social Contex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6):951-972.
- Bobo, Lawrence and James R. Kluegel
1991 "Modern American Prejudice: Stereotypes of Blacks, Hispanics, and Asia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23-27, Cincinnati, Ohio, U.S.A.
1993 "Opposition to Race-Targeting: Self-Interest, Stratification Ideology, or Racial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4): 443-464.
- Firebaugh, Glenn and Kenneth E. Davis
1988 "Trends in Antiblack Prejudice, 1972-1984: Region and Cohort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2):251-272.
- Fu, Yang-Chih
2000 "Ethnic Enclosure and In-group Favoritism amo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Paper presented at *20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December 14-15, Taipei.
- Hagendoorn, Louk
1993 "Ethnic Categorization and Outgroup Exclusion: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Stereotyp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Hierarch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6(1): 26-51.
- Hagendoorn, Louk and Joseph Hraba
1987 "Social Distance toward Holland's Minoritie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nd among Ethnic Group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0(3): 317-333.
- Hamilton, David L. and Tina K. Trolier
1986 "Stereotypes and Stereotyping: An Overview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 Pp.127-163, in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edited by John F. Dovidio and Samuel L. Gaertner.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Hraba, Joseph, Louk Hagendoorn, and R. Hagendoorn
1989 "The Ethnic Hierarchy in the Netherlands: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8:57-69.
- Hsu, Mutsu
1991 *Culture, Self, and Adaptation: The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Two Malayo-Polynesian Groups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Kleinpenning, Gerard and Louk Hagendoorn
1991 "Contextual Aspects of Ethnic Stereotypes and Interethnic Evalu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331-348.
- Lieberson, Stanley
1982 "Stereotypes: Their Consequences for Race and Ethnic Interaction." Pp.47-68,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Behavior: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Hamilton Sewell*, edited by Robert M. Hauser et al. NY: Academic Press.
- Linville, Patricia W., Peter Salovey, and Gregory W. Fischer
1986 "Stereotyping and Perceived Distributions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 Application to Ingroup-Outgroup Perception." Pp.165-208, in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edited by John F. Dovidio and Samuel L. Gaertner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Lyman, Stanford M.
1984 "Interactionism and the Study of Race Relations at the Macro-Sociological Level: The Contribution of Herbert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7(1):107-120.
- Oakes, Penelope J., S. Alexander Haslam, and John C. Turner
1994 *Stereotyping and Social Reality*.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 Quillian, Lincoln
1995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4): 586-611.
1996 "Group Threat and Regional Change in Attitudes toward

- African-America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3):816-860.
- Ruggiero, Karen M.
- 1999 "The Personal/Group Discrimination Discrepancy: Extending Allport's Analysis of Targe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5(3):519-536.
- Sigelman, Lee and Susan Welch
- 1991 *Black Americans' Views of Racial Inequality : The Dream Defer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Tom W.
- 1991 "Ethnic Images." *GSS Topical Report* No.19, NORC,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nyder, Mark
- 1981 "On the Self-Perpetuating Nature of Social Stereotypes." Pp.183-212, in *Cognitive Processes in Stereotyping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edited by David L. Hamilt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Stephan, Walter G., C. W. Stephan, T. Stefanenko, V. Ageyev, M. Abalakina, and L. Coates-Shrider
- 1993 "Measuring Stereotypes: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Using Russian and American Sampl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6(1):54-64.
- Sumner, Willian G.
- 1921 (1906) "The In-Group and the Out-Group." Pp. 293-294, i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edited by 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ch, Steven A.
- 1987 "Urbanism, Region, and Tolerance Revisited: The Case of Racial Prejud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504-510.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 1967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Y: John Wiley and Sons.

附表1 花東兩縣歷年原住民人口及比例
(1915-2000)

年	花蓮縣			台東縣			全台灣	
	原住民	全縣人口	%原住民	原住民	全縣人口	%原住民	%原住民	
1915	22,764	45,015	50.6	29,838	36,726	81.2	3.7	
1920	23,350	48,636	48.0	29,616	38,412	77.1	3.5	
1925	26,193	57,581	45.5	30,051	41,965	71.6	3.3	
1930	40,343	84,586	47.7	43,453	57,988	74.9	3.0	
1935	44,940	108,874	41.3	46,591	69,565	67.0	2.8	
1940	48,424	135,496	35.7	48,562	85,954	56.5	2.6	
1945	—	—	—	—	—	—	2.5	
1950	50,736	179,296	28.3	49,251	116,252	42.4	2.2	
1955	52,780	199,807	26.4	55,178	159,631	34.6	2.0	
1960	61,044	252,264	24.2	62,310	208,272	29.9	2.0	
1966	70,700	318,113	22.2	76,006	273,498	27.8	1.9	
1970	73,864	335,799	22.0	77,357	291,761	26.6	1.8	
1975	76,292	346,914	22.0	79,693	291,111	27.4	1.8	
1980	80,062	352,968	22.7	83,001	281,218	29.6	1.7	
1985	82,982	361,549	23.0	83,252	276,389	30.1	1.7	
1990	79,598	352,233	22.6	78,473	256,803	30.6	1.7	
1995	83,048	358,981	23.1	78,416	254,375	30.8	1.7	
2000	83,804	353,630	23.7	76,619	245,312	31.2	1.8	

資料來源：依據〈人口比例與族群意象：東部原漢關係結構性與社會心理基礎〉（傅仰止 1996：136）表1資料更新。1995年與2000年的數據引自《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內政統計月報》（行政院內政部2000）。

附表2 原住民專題調查樣本與母體的族群別分佈(%)

	樣本族別		母體族別
	父親族別	母親族別	
(1) 阿美族	35.8	35.7	37.6
(2) 泰雅(爾)族	23.0	22.8	23.4
(3) 排灣族	15.5	16.1	17.8
(4) 布農族	14.8	15.5	10.5
(5) 魯凱族	2.8	2.6	3.2
(6) 鄒族/曹族	3.0	2.4	1.9
(7) 賽夏族	1.1	1.4	1.8
(8) 卑南族	3.4	2.8	2.7
(9) 達悟族(雅美族)	0.6	0.6	1.0
合計比例	100.0	99.9	99.9
人數	793	782	390,244

資料來源：〈電訪樣本資料庫再利用：以社會意向原住民專題調查為例〉（傅仰止等2001：114），表2。

註：母體是1997年底戶籍資料，樣本是2000年調查資料。

附表3 原住民專題調查樣本與母體居住縣市分佈(%)

	樣本	母體	樣本	母體
(01) 台北市	1.0	2.1	(14) 嘉義縣	2.4
(02) 台北縣	6.6	7.6	(15) 嘉義市	0.1
(03) 基隆市	0.8	1.6	(16) 台南縣	0.3
(04) 宜蘭縣	4.4	3.0	(17) 台南市	0.0
(05) 桃園縣	7.9	9.2	(18) 高雄市	1.8
(06) 新竹縣	2.4	3.9	(19) 高雄縣	3.8
(07) 新竹市	1.0	0.4	(20) 屏東縣	7.8
(08) 苗栗縣	1.5	2.1	(21) 澎湖縣	0.3
(09) 台中縣	3.6	3.3	(22) 花蓮縣	21.4
(10) 台中市	1.4	1.0	(23) 台東縣	22.0
(11) 南投縣	8.5	6.0		
(12) 彰化縣	1.1	0.7	合計比例	100.4
(13) 雲林縣	0.3	0.2	人數	800 409.447

資料來源：〈電訪樣本資料庫再利用：以社會意向原住民專題調查為例〉（傅仰止等 2001 :116），表3。

註：母體是 2001 年初戶籍資料，樣本是 2000 年調查資料。

附表 4 原住民族群聚合綜合指標

A 鄰近原住民住戶與日常生活接觸的原住民比例

日常生活接觸對象 中的原住民比例	住處附近的原住民家戶				N	%
	(A)	(B)	(C)	(D)		
(1) 幾乎都不是原住民	43	47	22	19	131	16.9
(2) 大部份不是原住民	27	42	28	27	124	16.0
(3) 大概一半一半	6	15	25	57	103	13.3
(4) 大部份是原住民	5	22	38	119	184	23.8
(5) 幾乎都是原住民	5	16	33	178	232	30.0
N	86	142	146	400	774	
%	11.1	18.3	18.9	51.7	100.0	

B 族群聚合的程度

聚合程度	上表中的對應格	N	%
散佈	A1-A3 B1-B2 C1	187	24.2
叢結	A4-A5 B3-B5 C2-C4 D1-D3	257	33.2
聚合	C5 D4-D5	330	42.6
合計		774	100.0

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比較原漢立場〉（傅仰止 2001：75），表3。

The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between Han and Austronesian Peoples

in Eastern Taiwan:

The View from the Austronesian

Yang-Chih Fu

Abstract

Eastern Taiwan's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reflects the uniqu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ts ethnic groups. As the Han majority settled in the region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than they did in the West, the proportion of indigenous Austronesian peoples in the East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Recent studies emphasize that eastern Han,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West, are more negative in their percep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indigenous peoples. They also maintain more distance from the aborigines, and express greater hostility towards the aboriginal welfare policy. This study moves a step further by investigating how the indigenous peoples perceiv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Han, how they portray their own self-image, and how they evaluate the national welfare policy. In addition to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relies on a telephone survey aimed at Taiwan's aborigines in 2000. Our large sample ($N=810$) should reflect Taiwan's aboriginal population accurately. The major findings confirm that the eastern aborigines (43.3% of the sample) sense the in-group less favorably than the out-group in terms of ethnic image and social distance. In comparison to their fellow western aborigines, whether they were born in the East (17.2% of the sample) or not (39.4% of the sample), the eastern aborigines tend to not to agree that social injustice is the basis for aboriginal plight, and are somewhat unsupportive of aboriginal welfare policy. Such regional effects remain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cioeconomic status, aboriginal tribes, and ethnic contacts. The eastern aborigines seem to agree to the intense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defined by the eastern Han, as the aborigines perceive the in-group versus the out-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the local Han recognize. While the Han command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East where local history and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may well play a major role, the eastern Austronesian are confined by such a collective definition of ethnic hierarchy, thereby reinforcing a unique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between eastern Han and Austronesian peoples.

Key Words: Ethnic Group Position, Aborigines-Han Relationships, Minority Groups, Taiwan Aborigines, Eastern Taiwan